

**傳奇卷上之下** 湖上盛翁編次

風馬兒頭開道名流約相訪除花徑備瓊漿 先訂 小旦帶副淨上

奴家昨日分付平頭去訪江儴一的住處恰 好問着他自家他說今日先來看我已會教

婢子煎茶伺候想只在此時來也

前腔尾外上未深交怎把衷情講料西施

筆如對芳名昨日又在是空店上見有做看 副淨江相公到了小旦接見介外素耳芳名 怎經得大方品隱如昨日有幾箇做友同在 小生雖然未覿仙姿常在尺幅之間細觀妙 明小旦僻處蠻鄉無師講究不過信筆塗鴉 是昨日小伻回來說有三位交人同看不知 那邊賞鑒都道看公親作不過如此小旦正 公的扇頭愈加超脫怎麼有這等絕世的聰 何緣得遇小旦依劉念切反辱先施外天素

日和董思白一齊來拜訪小旦奴家做了這樣 **着公小旦驚介呀原來是這兩位大名公那** 樣東西怎麽上得他們的 眼還有一件奴家 ·娘子不要太謙他昨日十分稱讚也約了今 為客囊消乏薪水不支因此假冒眉公之名 畫幾柄扇頭糊口誰想被他看見豈不差死 比鄉鷄自至罪同穴壁鏤墻 一箇是董思白一箇就是陳

是兩間人望千古詞宗奴家恆質賤軀才疎 他一小旦不聯老先生說奴家生于幽僻之鄉 短怎生配得他來外才子佳人是天生的配偶 來正為擇主從良針公的才名如雷震耳豈不 見高明之士常慮風塵淪沒終無振拔之期此 小娘子不須客氣若還意有他屬不妨直捷 是情便無媒自薦料芳心垂念無妨下且 之盟不知可肯相許

一先言

虧心的事把甚麼顔面見他好 達失主教我這喬面孔怎生偃仰細思量只 是小生也是初交不好唐突故此難於敢齒 外小娘子不瞞你說他不然同我一齊來了 他只為久慕芳名叠觀妙染見風流不謀而 合知精氣有感而通他要與小娘子訂百歲 小旦面晤雖新神交已久有話何妨直說 只因有一句話不好面陳託小生來轉達就 不知忙將筆硯

說那裡話看公是箇金石君子但看他不負朋 過是一時興到之話萬一結褵之後見美而遷 使奴家有秋風熱扇之悲如何是好外小娘子 **則做他箕帚之妾只想此言未必出于誠心不** 就知他不負妻孥這箇包在小生身上莫 小旦老先生意氣如雲肝腸如雪決不肯候 八的終身奴家依命了外這等待他來時就 多薄倖品到時才情一 才即 樣你要從良舍此

えいる 當作合生小生帶丑上生山徑迂迴水字斜 白雲深護美人家小生關心有客來偏早門 外先停白鼻騎五江相公來了不會副淨 位到了見介小旦那一位是太史那一位且 **徽君外各指介小旦高風雅度夢想多時今** 裡面了二位相公請進生小生進企外男 這一種清姿自然有那一管秀筆可謂貌稱 朝纔得識面生小生彼此皆同生對小生外 介滑公懷老你看他神如秋水黛若春山 一先前

啄木鵬啄木見雖唐突實恐惶饞把天鵞來妄 雖家見允還只怕沒福消受 然許了小生喜介塵凡下士怎敢仰配瓊仙 其才名副其實了 外滑公昨日之言方纔與天素講過他已於 勞頻照影窗中悟出端詳 眼見邊秋

箇極醜極陋之人此時心上豈不懊悔小且 生天素你也忒然膽大還不曾看見新郎就 定以姿貌見長奴家常遇滑公于詩文書畫 才貌相兼固所願也只是真正才子也不必 把親事許了還喜得看公生得俊雅萬一是 之中就是潘安衛玠也没有這等風姿所以 不是無情故把多情

先前

生大笑介這段高談是從古佳人所未發不 身相許這憐才的念頭倒未必十分真切了 枉是海內名媛下官所言特戲之耳 一說就允若還看是他人物風流然後以終 小旦肉 何修得此美譽具箇是愛而忘聽

自然生死不移只是一件先父先母的靈柩 就訂了百年之約小旦奴家既有一言相許 與陳郎派偕伉儷不生這是五倫大事人子 尚在閩中未葬要回去葬過二親然後出來 至情小生決不敢相阻处這等與他先訂了 了外生既然如此捡我們兩箇冰人在這邊 不差甚麼小旦謹依遵命就是同小生拜人 約然後回去葬親待出來之後同回松江也

前日那畫畫之人干萬要替小弟尋訪一 生。治公得了佳偶一定要畱連幾時小弟再 還該

畱在這邊做箇專人的招子纔是生臨 住一兩日只得先回去了對外介只是一件 好音就煩相報外不消分付只是那一幅書 行之際自然送過來小旦是一幅甚麼畫 退謝外生介謝媒良若不是冰言統合

北點絳唇嘯聚蠻鄉天生奇相張飛樣刧善屠 生那幅畫的來歷與尊作也差不多總是風 流的孽障少刻和你細談對生介這等元翁 先返小弟不日就囘 好事不妨先後得 同來怪爾獨言歸 副淨戎裝引衆上 生所見雖同所遇違 其因已瘦妬

良 盡 道 魔 星 降

海上行來海上眼海風吹得面皮元北人不

移暴

寧地方先扼住八閩咽喉做個退步然後再 識南蠻相道是魔王下九天自家閩州大盗 草屯糧要圖大舉不免乘此太平之時衝要 漸高強糧草漸漸克足把黑夜勾當改做白 劉香老的便是原是漳州一名海戸只因相 地方無兵守禦俺便離了漳泉等處竟往建 **親生得稀奇又有千斤膂力就在海邊結起** 日的僧生不上三年聚起數千人馬如今積 班弟兄黑夜出門做些生意後來手段漸

糧合囊沙掩水渡津梁 為強我為強疾忙撤了熊熊帳三軍各自暴 拔營前去便了大小嘍囉聽我分付眾齊應 圖進取有何不可不免叶泉嘍囉分付 聚應企副淨就此啓行衆擺隊行介 兒倉雷轟砲響雷轟砲響霞明旌殿 方據一 方中原逐鹿我

**鲍聚得令副淨還有一件我這軍中少箇書** 富商大賈往來不論金銀貨物盡行取來充 副淨來此是甚麼地方眾將到仙霞衛了副 記但凡遇着讀書之人不可殺戮都拿來見 **淨仙霞顏正是八閩咽喉商賈往來都要從 俺這裡重重有賞眾得令** 我若得一箇有才的秀士可以充得幕實的 此經過也罷就在這左近山中扎起營寨 便打粮大小嘍囉近前聽令眾應介你們把 前世不曾修今生作女囚幽藏深窖裏夜夜 馬分作三隊十日 老旦扮了餐上 權充軍餉暫時 輪在嶺上伺候見 軍行地 取血炎 袍搖

·伴光頭自家非别乃是空和尚瞞人偷買的 使與這也罷了誰想他如今又要欺心娶那 女只因爹娘喪早賣入宦家為婢主母妬忌 丫鬟叫做妙香的便是當初原是好人家兒 我旣吃他的飯穿他的衣沒奈何只得隨他 不容又交與媒婆轉賣誰想被是空這禿賊 見天日日裏要我做了髮夜間要我當妻工 用計買了下來藏在一箇地窖之中成年不 楊家女見作正嘆介是空是空我勸你這如

·溫溫舊帳難道就丢了你不成 套也罷了怎麼把正經人家的女見也是這 業障少作些也好我是人家的了囊落你圈 來問是怎麽的娶法正是饒你人謀太密只 門我要下來了老旦作開門淨下樓老旦諢 愁天網不疎淨上立高處低聲呼介妙香問 般做弄起來聞得明日要娶親過門且待他 要來經我淨笑介有了新的少不得也常要 <u>介老且你如今要娶新人自有好的受用</u> 一場好

有箇鐵甲將軍夜度關 老旦我且問你楊家的女兒比不得我可以 進門來還要遲幾日工夫纔得到手老旦只 淨不勞掛念我的著數都擺停當了只是取 的道理還是怎麼樣一箇計較娶得他過來 要娶得進門就是你的人了怎麼還不得到 兩脚走來的你是箇出家人沒有明婚正娶 暗裏埴還被窩不隔萬重 嘆不教伊旁睁餓眼縱不能明

女兒的父親一向央我做媒我正有簡還俗 替我娶了過來連夜帶進京去你說此計 方所以不好出名如今央黄天監假做新郎 娶親之意只是頭髮不曾蓄又不會離這地 手海說起話長坐下來和你細講坐企那箇 心太過未免損了精神 如老旦笑介果然好計果然好計只是你用

着我淨你不知道那女子是箇聰明絕頂的 濟些那裏充得董翰林過况且娶他過來 穩|老旦|你的著數都擺盡了還有甚麼事用 淨是便是了這椿事還要仗你扶持纔叫做 人我料他決不肯嫁箇平等丈夫是我又生 上釣你知道黃天監肚裏的墨水比我還 不得要箇了鬟服事我如今就屈你做了 計只說松江董翰林娶他續紋纔騙得他

彩筆年來酧應懶受了論文戒把儒家事盡 脚來我到京重重謝你 老且背介我被他坑陷了一生怎麽又替 坑陷人家見女不該許他纔是也罷我 人牢籠在此正沒箇伴侶商量不如應允 路上全仗你遮蓋不要等老黃露出馬

他且看那女子的光景何如再做計較便

前腔老旦我自有金針能補稅何愁 就是淨這等多謝了 之後不要抛搬了我這些小事我一力承當 轉介受人之託必當忠人之事只要你成親 净既然如此今晚先教 **两難你若不信呵試向洞** 去伺候便了 乘轎子送你到船

丑方中艷服搖擺上

物不嫌多酸酒也堪充醋賣我黃天監只因

好嫖好賭把家私敗得精光連這一根人

尿壺合着油瓶葢彎刀撞着瓢切菜世間棄

道的主見頂了這箇美缺我如今吃他的飯 有所在用得着那是空長老要央人代娶老 也畱不住人人都說我是箇廢物了誰想也 益他今日娶親過門先僱下這隻大船又送 穿他的衣坐他的船一路受用到京何等便 婆又怕便宜被人討去剛剛尋着我這沒 鬟出來分付一番妙香那裡老旦上 既受緇 **箇了鬟過來服事如今親事將到不免吗** 衣託權為左祖人黃官人有何分付丑如今

該稱董老爺了怎麼還叶黃官人老旦新人 主人的干係不干我事須要小心老具晓得 這樣衣服成親也勾得緊了還要換甚麼冠 下了船我自然改口不消你費心五這是你 帶|老旦||又來取笑董翰林是做官的人怎麼 如今轎子將到了請換了冠帶伺候一世就是 成親不戴紗帽五也說得有理只是一件東 戴他不會見折死快換起來 丑換冠帶命 西平人戴了要折福的|老旦做戲的人日日

王如今是华夜了你們都去快叫傷掌開船 泉齊下五更衣坐介五妙香再盪酒來待我 夜開船的鼓叉催 舟上偕連理沸笙歌魚龍

望吾鄉 泉鼓吹花燈引且上 穿起來倒也有些厮像或者你後來有簡官做 也不可知莫笑冰猴冠居然也相配正多蒙遊 四邊靜王行頭件件都齊備穿來做新戲 **跨珠翠梁鴻案張敞眉德貌俱堪配** 倪陵旁人莫笑妝奩菲須知一字千 此行近貴我若戴鳥紗你也 副淨扮質相丑旦照常行禮畢對坐合徑介 丑叫斟酒大飲介

降黃龍獨酌無疑好事難逢肯失便宜快斟來 好不難過不如把壺放在這邊待我自斟自酌 老旦斟介丑你這丫鬟好不中用說一遭機斟 日掛狂飲介 遭又不肯斟滿吃得我喉嚨裡面作癢起來 動介你既不飲下官只好獨酌了自飲介 今沒有閒人在此了寬飲幾杯旦不理丑連 們吃醉了好睡老旦斟酒丑勸旦介夫人 倒不如壺爲侍妾手當梅香我 逐杯的篩也還覺得費力不如吃

飲了如今和他去睡罷欲轉又止介且住自 古道酒在肚裏事在心頭我前日原與是交 妙妙妙我黃天監二十年來不曾有這場痛 說過不與他同牀共枕如今怎麽好同睡咒 且又有妙香那箇丫鬟在旁邊看守我總則 醉說甚麽假紅倚翠假燥虛脾 可惜餅之罄矣背介我做新那呵只圖 水罷連壺與介妙這纔爽利作醉介

没有實際又何必累了這箇虚名罷點燈各

| 賺婚

黄龍衮今生失所依今生失所依僅可圖樂貴 質他是箇有學問有才情的人難道這些氣質 就變化不來為甚的才似 竟是這等一種氣象只除非那詩文書畫都具 無貌者世間或有之自古道讀書可以變化氣 相貌是天生成的也教他改移不得古來有才 央人代筆的則可我想近日務虛名無實際的 不信做得那樣詩文寫得那樣字畫出來的 送我過去再來服事夫人老旦掌燈介世旣 只因下官要回去得急所以草草娶你過來 旦呀我當初只道他既有其才必有其貌不 無殢雨尤雲事且作冰清玉潔人老旦同 姻緣也 淚介 了待到家之日另選吉日完姻呼妙香點燈 如今雖則過門不便同宿下官且到前艙睡 知是怎生一箇風流才子却原是這等一 蠢物貌旣不揚性又粗鄙我楊雲友錯配了 一神仙氣質同魑魅

自去睡轉介夫人今日的日子不十分吉利

試若果有眞才實學我就恕他些也罷了萬 教姑待必非無謂要待我離俗偶保清 儘多還喜得今日不曾成親待我改日試他 老旦上一旦扶醉漢眠艙板更照佳人入繡房 內才也不濟我就挤一死也決不與他成親 夜深了請夫人睡罷掌燈行介

的畫因憐才而動好色之心我面許替他作 諾自從那日董太史陳徵君見了兩箇女人 我江懷一生平極喜的是朋友極重的是然 費我十分氣力只是董太史所託之人還不 合如今稍公的親事倒喜得一說便成不會 曾訪着踪跡為此日夜關心昨日有人傳說 難竟心下自懷憂慮

**婚姻從心停喪歸土** 這邊有箇貧士之女叫做楊雲友極喜作畫 還這箇無累的身子就像飛得動的一般那 幾兩聘金雖然用盡有箇財主女壻在那邊 與董太史筆意相同多應是他所作不免攜 老夫自從女兒去後且喜亡妻已葬債負俱 **閨人貌須觀阿文容下** 了那幅畫尋到他家去訪問一番正是要識 身輕似羽門不閉誰敢追呼 任桑榆景暮

松江到這邊不過兩三日路為甚麼還不見 南枝外帶丑持畫上安蘿徑到草廬飛花達 父親不成教我一箇老人家孤孤恓恓怎麽 松江就差人來接我如今女見嫁去一月了 不怕他不養我過老只是一件他原說 樣過日子不要管他再等兩三日不來我竟 人來女壻雖然不想岳丈難道女見也不想 幾本閒書看看推這幾日過去便了看書人 尋到他家去難道怕他推我出來不成且尋

教尊面向來疎光臨有何故外江懷 門介一末喜介想是松江的人來了快開門開門 末原來就是江老先生雖未識期仰慕久 呀原來不是見介老先生高姓大名有何賜 外得聞令愛小姐有高才絕技一向因有俗 幅小畫却像是令愛的筆仗一般特地帶來 **冗不曾得來相求昨日在西湖邊上買得** 路問來此間已是家僮敲門五敲

請教不知是與不是末這等借觀五付畫末 展看背介果然是我女兒的手筆只是一件 女兒之手萬一走去退起銀子來怎麼使得 只回他不是便了轉介老先生這幅畫仔細 是空原作董畫賣與他的他若知道出于我 家不敢冒認 看來着實有些骨力小女的畫沒有這等到 丹青少傳授終朝鴉

了發墨便成圖老成

畢竟知道他才有鄰技不孤是那幾箇女同窗 是命愛的尊筆這等是那一箇闺秀畫的令愛

共朝暮

滿月了外這等是那一箇作伐在那一處成 是董思白外驚介怎麽董思白就是合壻是 定是小壻的具筆了外令壻是那一箇末就 末老先生不必多疑别人自然畫不出這 親他如今現在那裏末是是空長老作伐在 幾時結親的末就是前月的今日如今恰好

船上成親當晚就開船帶回松江去了外背 起身回去的想介是不差果然是今朝這節 介怎麽難道他瞞着我們娶了回去還騙我 日子哦他心上信我不過只說是箇貪淫好 尋訪不成且待我想一想他是那一箇日子 色之徒見子這等的佳人自家一定要娶昕 以瞞了我們做出這般巧事轉介老丈這等 些人氣也沒有 說起來你那位令壻枉負了葢世的才名

孝順歌非吾輩真鄙儒機心械腸全未除生 生與他親便結了還不曾見面這等說起來是 箇相與不得的人了友誼既然疎親情豈能顧 只說他是真話果然替他尋訪那裡曉得是簡 **经店上見了這幅畫就託小弟尋訪其人小弟** 法我這裏消息全無他那裏佳期先赴自 小弟與他是垂髮相交的朋友他前日在是 一言大誣是甚麽原故求老先生畧道幾句

末若還果有此情怪不得老先生發惱或者 另有甚麽原故也不可知學生就要去看小 女相見的時節替老先生問他就是了 金屋先經貯阿嬌末良朋 小生小旦攜手上 色為誰勞

 勝 金 門

色動想起忽驚發夢小旦死完

小生娘子我和你締盟之後朝夕相依樂極

離何足慟

元日糸 沉醉東風小生乍歡娛情稠意濃猛分離恨 去葬親使我神魂俱喪你身嬌體怯路遠途 忘歸不覺已是三春時候昨日聞得你要回 長教我怎生捨得你去小旦聚會期長分離 日短相公不用凄然 閩中此去有一千里之遙况且有許多旱路

走也甚是不便小旦奴家原有箇出門的法 你是箇婦人家不過随着一箇平頭路上行 法子請說一說看小具奴家往常出門都做 時節也是這等如今照舊妝扮了回去就是 男子打扮再不曾有人認得出來前日來的 子最是便益不勞相公掛心小生是簡甚麼 小生不信婦人妝做男子就認不出這等你 且妝扮起來待我認一認看小旦少不得就 要換了叫平頭取我出門的衣服過來副淨

前腔角巾兒深潛髻龍皂靴兒穩棲輟鳳 這規模看來倒嚴然像箇男子只怕你那小脚 見跨不得大步要露出本相來你且走幾步看 小旦作大步行介試看我行心 似雲隨風送說甚麼小金蓮有操無縱 取巾服皂靴上|小旦换介 小生大笑介一些破綻也看不出竟是這等 回去便了合前 小生聞得江懐一 要來送你你如今坐在這

邊待他走來竟和他作揖且看他認得出認 不山小旦說得有理

弄攜酒來將歸客送還愁驚好夢 外带丑攜酒盒上春色動交

生這等僧了與外掛介处此位是誰小生天 進介小生對小旦介請作揖小旦兄先請小 素的令兄外怪道面貌有些相似揖畢介外 林兄是幾時到的小旦昨日纔到還不會來 不敢想是來接令妹的麼小旦然也

远

兄替飲了罷外也說得是共坐飲企小生小 約就是兄的弟婦了不便出來奉陪就是令 外看公間得天素要回閩中小弟備一杯薄 且各暗笑介外看公你今日要與天素分别 纔是英雄的本色 酒奉餞快請他出來小生他與小弟訂了婚 了為甚麽絕無悲凄之色反有歡笑之容小 生豈不聞丈夫非無淚不洒别離間外好這

小旦小生大笑企外二兄為何大笑起來小 生笑兄的眼力不濟处怎見得小生指小用 介你道他是誰[外]天素的令兄小生]倒不是 天素不成小旦也差不多外笑介你為甚麽 天素的令兄是他令兄的令妹处難道就是 原故好好的扮做男子騙起我來小生不購 行走故此是這樣打扮处原來如此你看居 兄說他如今要回去了因為途路之中不便

然是箇美丈夫不露一毫纖弱之態具奇人

也

見必他畫少胭脂氣書 怎不教人知重小生念小生呵何 言詞雅近儒家孔衣冠了 無粉繁客

不做伊行情種

等嚴然小旦不過是氣魄勝人若還自己之 露些本相出來天素你為甚麼原故敗得這 外婦人假妝男子隨你怎麼樣矜恃也定要

怯了須要自家認定我是簡鬆消如戟的丈 上說我是箇女子走到稠人廣眾之中膽就

夫把那些男子反當做婦人看待自然氣雄

膽壯不露織弱之容當初木蘭從軍想來也

用此法耳

小具誰風熟鳳氣可包身雌便 先使氣縱橫況世上男兒甚少 甚麼男巾幗

小生江兄前日董思白所託之事可曾訪着 晓得是極有城府的人[小生怎見得外]他疑 我們相處多年只說他是簡坦夷君子那裏 些頭蒂麼一外正要和你講這椿事董思老和 之人叫做楊雲友已被他娶回去了小生驚 小弟不是好人對我說的都是假話那畫畫 麽說是訛傳小生這等說起來是真的了 訛傳外是楊雲友的父親親口對我講的怎 **介豈有此理他決不做這等的事恐怕還是** 

玉交枝交情雖重比私情自然不同不具這等 對面親陪奉教我把翠袖輕盈齊捧外還虧得 講起來你前日也該瞞他做事了為甚的否同 那箇老者對我講出了不然教我埋了一張沒 怎麼做出這等事來外他欺小弟也罷了你 與他是何等交情也不該關你做事小生怪 道他那一日慌慌張張忽然收拾回去原來 為此自古道夫妻面前莫說真朋友面前莫 說假他把這兩句話竟倒行而遊施了

副淨挑行李上一行李收拾完了請起身罷小 生對外介我們同送一程到江邊分手何如 外正該如此同行介 到那裡去尋

聲合臨行密語無繁兄只四字陳耿保重方 帶副淨徑下外滑公你看他心便畱連氣偏 **决烈頭也不回飄然去了眞女中之豪傑也** 旦陳郎保重奴家去了 强忍休為涕泗容

離自不同

淨幅巾華服上

這日彩 我是空自從娶了楊小姐過來已經數日把 大船裝着他們兩箇自已另僱一隻小船尾 身邊救急如今連他也過去了只消這幾時 在後邊莫說不敢見面就是張也不敢去張 如今要與黃天監商議呌他把言語緩緩說 的慾火焚燒連我這箇法身都要坐化了我 工夫把我熬得死不死活不活若再是幾日 他萬一他不怪我就在路上成親也省得到 張只是一件往常還有妙香那箇了養在

前腔五巾服上新郎 商議便了向內介駕掌把船靠着大船請董 了京中又做 老爺過來講話內應介 番手脚不免斗過船來與他 我愁沒那椿雨家心事都 雖做不同房落得朝朝醉

見介淨老黃連日好受用五說也不該我在

前艙他在後房我打草鋪他睡綿床話也不

曾說一句眼也不曾張一張只聽見後艙洗

樣假清官旣做新郎也要像箇新郎的家數 手便不好動口裡也講些知情識趣的話漸 聞得玉體香有甚麽受用浮死誰教你做這 坐脚丫鬟倒浴湯我走到下風去小 要死要活起來怎麽了得五不是我不親近 漸親熱起來纔好替我做事為何這等驢僚 子向東馬膫子向西萬一被他識破在路 他只因他是箇女中才子詩詞歌賦琴棋書 畫無所不通區區的學問是瞞不得老師上 解·

的西瓜大的字識不上兩籮萬一他替我談 起文來教我怎麼樣答應故此不敢去近身 淨這簡不消愁得我前日分付妙香過了他 若與你談文妙香自會替你答應你如今只 去親熱他不時把些肉麻的話挑動他的春 臨機應變之法王這等說我就膽大了如今 心他若有些難過起來你就來見我我自有 走過船去即便依計而行有好光景就來奉 覆淨快去淫詞忙打點嬌態好安排丑得他

淫興發是你好時來全下

天晓角。旦上心

奴家自從那日下船看見彼人的面貌心

甚是狐疑欲待試他一試看他才技何如怎

奈他自從那晚出去再不走進館來或者他

自知分量料想那幅嘴臉配我不來故此不

敢相近也不可知是便是了俗語說得好醮

媳婦免不得見公婆難道躲得一世不成我

且看具假何如再做商量便了放筆硯介丑

如今把筆硯安排在此待他進來就好面試

內叫介妙香泡一壺好茶送到後艙來我要

和夫人講話目來了我只當不知在這邊畫

畫等他走到就好把畫來試他獨筆想介畫

些甚麼東西好也罷岸上的梅花開了就畫

·桃紅筆阿餘凍寫春陽眼到處生佳趣也等 幅梅花有何不可畫介

**产**丑換縣中艷服作嬌態上

候來起他發難之端那求教的兩箇字就不是 背介你說早又不來遲又不來剛剛在這箇時 **窗護身牌好把箭來**搪 好聲口了妙香快進艙來疾忙呼救命梅香做 與且走出去停一會進來回身欲走介且奴家 正要請教相公來得正好請坐了不消迴避丑 老旦捧茶上松柴作炭燒難着河水烹茶味 官艙先將這話見溫態見妝膽見雄心見 呀夫人在此畫畫不要打斷你的筆

不是逆風老爺坐在前艙怎麼吹得到後艙 不清呀原來今日是遊風丑怎見得老旦若 來丑多嘴立在這邊服事不要轉身且」奴家 處求相公當面提醒五不敢旦遞畫企丑 大方如今得近高明正好求教凡有不到之 救的意思了不要管他走到外面去好等他 面看一面作眼色對老旦老旦背介想是求 出醜田立暗處偷看介丑慌背介呀這箇人 向信筆塗鴉無人講究不知貽笑了多小

這月給 來只管盤問不住了不如大模大樣充做 或者被我嚇倒不敢再來盤問也不可知有 簡識者幸些破綻出來倒說他畫得不是他 我有道理若還贊他的畫好他就要驕傲起 頭竟走了出去分明是作弄我了怎麽了得 點綴一 理有理轉介夫人你這幅梅花畫便畫得好 只是有花無葉太冷靜些豈不聞古語道出 丹雖好還要綠葉扶持為甚麼不盡三葉了 點綴旦相公說差了梅花與諸卉

得何如也要評論幾何五背介如今沒奈何只 我聞得人說時畫不如古畫好只把古人贊他 得要贊了想句甚麼話見贊他的好想介有 同是花不見葉葉不見花的相公若不信只 山虎的謅亂講得罪娘行幸恕多狂妄旦畫 看岸上的梅花葉在那里丑看岸上笑介 花與葉子一齊發的這是下官粗心浮氣得 好幾日不會夫人一見了面就唇了那有 罪夫人了莫怪莫怪居介

是箇古人不曾聞得他會畫請問相公出在那 張敞所畫的是眉眼的眉不是梅花的梅你認 錯了丑他是箇聰明的人或者兩樣都會畫 本那一個不說張敞畫梅張敞畫梅旦大笑介 不通的了但不知寫作何如待我把兩樁技 仗旦是那 本畫上五這是眼面前的故事要查甚麽書 可知旦背介這等看起來畫畫的事是一 考轉介相公想是你做官的 **箇丑叫做張敞旦驚介張敞雖** 

也應歎賞旦既然如此請問一問不知奴家的 自然歡喜轉介夫人的畫筆筆都是古人 椿苦事是我自家惹出來的了沒原沒故說 的作者那裏畫得出便是古人復生遇此丹青 頭爲什麼不講轉介夫人我肚裏的古人極多 想來都不相合只有一 干意像那 來問想忽笑介妙妙妙有一箇古人就在 古人就貼張招子到肚裏去也轉不出這箇 一位古人丑待待待我想來背介這 代名公的畫極像你的 口

佳如今要求一首題畫的詩寫在這尺幅之 畫未免生疎了聞得相公是當今才子寫作 首題畫的詩有甚麼難做一定要當面求教 字於今配二 間就送來請教何如旦相公久負才名這 丑既然如此待下官領到前艙去做少頃之 來為拙筆增光二來畱作法帖以 館閣家常事料無廢荒願 一王書翰爾天壤光

老旦暗笑介如今做出來了料他沒有别法 等說起來一定是要做的了待我去出個大 恭把肚裏的污穢出脫盡了好進來做詩意 走開門開不開介一時是那一箇反扣住了妙 麽了這怎麽了我原是不肯來的都是那賊 香開門老旦不應暗笑介出大慌背介這怎 秃逼我進來說甚麼話調甚麼情如今說得 好話調得好情旦詩有了不曾奴家磨濃 定要逃走待我把門兒扣上即門介五這

磨難若是為自家吃苦也還氣得過别人圖快 苦却無拘無束的過了半生何曾受過這般的 墨待你來好寫磨墨介丑背指介你不是磨 般宜急得我渾身虛汗流似漿急得我悽慌 教我替他受熬煎這樣的冤枉到那裡去伸 墨分明是磨我的骨頭磨我的性命如今叫 天不應叫地不應却怎麼處搥胸頓足介 亂流似湯哭介天呀我黃天監窮便窮苦便 呀放聲大哭介且驚介呀為甚麼原故

竟號咷痛哭起來我則道哦韻試鏗鏘 我替你續完了罷丑一面哭一面說介其其其 是經然太苦逼成妻響做詩做到這簡地步具 其實一句不曾有求求求求夫人饒過了罷且 可謂之苦吟了還差幾句不曾完快寫出來待 大笑介好翰林好才子好名公這等你往常的 詩文書畫都是那裡來的難道

既然如此不消做得了饒你去罷丑多謝夫 雖好還沒有這般適用我如今有了這箇哭 替人包做新郎只是不同躲鋪笑下,且長歎 法憑你甚麼女中才子絕世佳人都不怕了 了怪不得古人有竅把眼淚叫做淚珠珍珠 謝地這樣一場大禍被我放聲一哭就哭脫 從今以後呵門上掛箇招牌招攬四方主顧 八這等暫且告别改日再來奉陪田介謝天

拐子假胃他的名字騙我過來的了不免時 了鬟進來拷問一個明白妙香那種老具在 **三怒介你們這班人分明是一夥好財做定** 我喊起地方來拿到官司連你也去不得老 圈套拐騙良家子女好好的說來就罷不然 旦夫人說得不差果然是一颗好賊只是妙 香這箇了鬘也與夫人一樣同是受害的 若還是他一黨方纔就不該反扣艙門看他 出醜了旦背想介也說得是

須待等到夜靜人 也無妨旦他到甚麽人的船上去了老旦是 是了一老旦觀望介且喜他過船去了就重講 空和尚的船[三]怎麽是空也來了他到那裡 旦這等把艙門關上走進身來輕輕的說就 华我吞聲相向,於既然不是賊 直這等是甚麼原故你快講 黨為甚麼躊躇費想老月 、眠對伊細講 是鳥同羅魚同網休 恐怕前艙近可

事都是他的詭計方纔那箇主兒是他僱倩 去老旦夫人他當初是空如今是實了這樁 子叉聰明就起了不良之心要娶你做妻子 出來替天行道的旦驚介這是甚麼原故老 旦他終日到你家求畫見你人物又標致性 只因不會蓄髮不好自家出名故此央了這 **簡主兒假充董翰林娶你過來如今帶到京** 中就要交還他了[旦]呀原來如此這怎麽了 得我那簽爹呵哭介老旦夫人你且忍氣吞

聲不可被他聽見他若聽見知道親事不謂 且,這等說起來你能勾忍辱報仇也是個女 了後來身子被他所辱時時切齒腐心只是 就要害你的性命了且也說得是這等我便 不知落了他的圈套你既聽得為甚麼也隨 中俠士了可敬可敬 有帮手了須要緩圖機會切不可洩漏機關 孤身一人不好行事如今隨了夫人不愁沒 了他來老旦只因賣身的時節也吃媒婆騙

等方纔那箇厭物是何等之人老旦說起是空 却與我們一樣的三難道也是簡婦人不成老 旦雖然不是婦人却是有男子之名無男子之 死旦 怎麼說老旦他姓黃名天監雖是箇男子 實爲害楊梅結毒爛去了人道的旦笑介怪道 **令人發怒若說起這個厭物只怕又要發笑起** 這般老實不敢近我的身原來是這箇原故老 旦夫人你還虧得是他若遇着別箇村即此時 一麻檀聽說罷增悲壯同病相憐同事相商這

不但不該恨他還該感激他繼是從今以後呵 和他同居無恐同行無礙便同宿也無妨 時節原不肯同他睡被他把一服迷藥放在 拿來擺佈他只因沒有帮手不好做得如今 東西在這裡是他當初擺佈我的我一向要 是便是了想箇甚麼法子對他老旦有 也與我忍恥辱的梅香一樣且這等說起來 要用着了且是件甚麼東西老旦我初來的 茶飯之中與我吃了就昏迷不醒所以失身

與他及至醒來已悔之不及後來他不疑我 時設箇計較弄他過來放在酒杯裡面與他 把迷藥都教我收藏如今現有一包在此幾 吃了待他昏迷不醒的時節丢他下水就是 了旦喜个妙絶妙絶 休呼主母呼 禍殃還喜同仇輩協力助襄

旣有此葉事不宜遲你幾時走過船去說我

計而行便了老旦說得有理明日就過船去 王來到仙霞教我們分班描路且喜得 們非别劉大王帳下的嘍羅是也自從 須別處伸冤枉至公堂就在這木蘭 淨丑末扮賊兵上 教剩

情愿嫁他叫他過來成了親事到那時節依

來的客商甚多刼掠的金銀無數大王甚是 做幕寶我們也曾拿住幾箇解送與他怎奈 歌喜只是紫裡沒有書記要據一個讀書-如今世上假方巾多具秀才少外面看了假 故此大王大怒箇箇都拿去殺了依舊教我 然像個斯文及至拿起筆來也與我們一樣 光景還看得出肚裡的東西怎麼看得出眾 們尋訪這椿事情真正是個難題目外面的 以後拿着的也要試他一試看見有些意思

版道須要慢慢的走小旦你道是說 是仙霞鎖了山叉高路又狹是福建有名的 纔好解送與他不要見佛就拜淨說得有理 遠遠望見山脚底下有箇戴巾的來了我們 不要响動到僻靜處去等他暫下 道小旦巾服副淨挑行李隨上度峻峭空 迢迢遠程踪跡妬浮萍便無根也還逐水 却不道縱險也 又沒箇長亭短亭副淨前

又何必嗟苦怨長征 聚齊上拔刀關住介往那裡走快獻實來小 旦慌介列位念我是箇讀書人身邊所帶的 聚旣是讀書人不要你的銀子俺大王那邊 不過是幾本殘書一枝敗筆沒有甚麼錢財 少一箇書記你去做了罷小旦又慌介我肚 裡沒有文才做不得書記惡身邊又沒貨肚 裡又沒貨這等是箇廢物了拿來砍了罷外 步的路途餘剩

末拿小旦丑拿副淨各欲殺企副淨城企大 對小旦介你情愿做書記麼小旦待我商量 聚旣然如此且放了他各放企副淨先下衆 不如權且從順再作道理轉介情愿做眾既 王饒命我家相公是極有文才做得書記的 然如此咱們都要試你一試若果有文才就 回話背近我今日落了虎口料想不能脫身 解送大王不然依舊要殺小旦任憑考試聚 這等我們坐了各人想箇法子試他天坐想

**企理有法子了待我拿一件東西出來下取** 肚裡有字沒字就知道了一末一字值千金是 說文理值錢的意思那有秤得的道理照你 大秤上聚這是一把秤怎麽試他淨自古道 說起來一箇字重一千斤若識得十箇字就 箇法子極妙也去拿一件東西出來下取索 有一萬斤重了淨這等說免了秤罷出我有 字值干斤待我秤他一秤看有多少重那 上聚這是根索子要他何用正我聞得人

這月剎 來混帳寫得字出的人就叫做有墨水那裡 樹上且看肚子裡面可有墨水流出來末又 肚裡有墨水的就是好秀才我如今用他在 的人都是有才學的了五這等說免了用罷 有墨水吊得出來若依你這等講世上黑心 戲我這裡沒有行頭只把好些的曲子唱 識字不考你文章聞得近來的名士都會串 外你們坐下待我試他那秀才過來我們 隻來且看中聽不中聽小旦隨意唱小曲

隻眾不住喝采介末唱得好聲韻悠揚氣度 聚帶小旦進見介禀大王嶺上拿住一 文雅一定是箇文人大家送進寨去快走快 走做行到擊鼓介 才儘可做得書記特地解來請功副淨不要 積草屯糧思大舉止少翩翩幕 副淨引衆上身是人間羅剎靈為上 個秀

又像前日的聚這箇不同請大王面試副淨

然不解這聲韻來得鏗鏘又且不費思索 也曾江上刎重瞳副淨好詩中的意味我雖 為題吟詩一首來我聽小且吟介干年寶劒 氣如虹昔日曾交楚漢鋒莫道斬蛇皆仗汝 大才畧堪小用副淨這等就把我腰間古劒 定是有才的了衆軍士記功候賞聚應下副 面安排酒席與相公壓驚一面叫衆姬妾們 淨與小旦揖介失敬了送坐介分付軍士 那秀才過來你果然是有才的麼小旦雖無

**普天樂副淮失趨迎忙陪敬恕蠢子無靈性請** 天素莆田人也副淨這等是同鄉了非親郎舊 問先生高姓大名尊居那裏小旦學生姓林名 也暫相能副淨我這幕府缺人要借重先生秉 筆子萬不可推解小旦既辱免畱怎敢固却只 恐怕襪線短才不能勝任耳雖當敬承也須知 法有緣小旦背企雖親舊到此羞稱縱錐敵 出來有酒眾應介

且老且淨丑扮姬妾持酒上一酒筵齊備請大 王送唐淨送席坐介 酒多了起企副淨先生是少年的人恐 志形

去陪宿何如小旦學生極喜獨眠這箇斷不 怕受不得寂寞請在這些姬妾之中遊幾箇 道了我們福建人大縣是喜南不喜北的不 敢領副淨苦勘小旦力辭介副淨哦階家知 罷了[小旦]這椿事學生不但不喜又且深惡 如在這軍士裡面選幾箇少年些的去服事 而痛絶之一發不敢領教副淨這等說起來

竟是箇道學先生了

**熬孤另賣老成倒不如遐**個紅

**高**片 絡 傳 奇 卷 上 之 下

儒冠畢竟好欺向被儒冠誤笑

